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经济周报】

2019年爱沙尼亚经济发展回顾

Vlad Vernygora

(2019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爱沙尼亚】2019 年爱沙尼亚经济发展回顾

反映爱沙尼亚 2019 年经济发展的最终数据还需 1、2 个月才能统计完成，但本文将主要梳理爱沙尼亚经济各个层面的相关观点。不同的分析角度或数据收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在此，十分有必要关注两大事件：洗钱丑闻和油页岩产业。

一、洗钱丑闻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几份简报中曾提及洗钱丑闻。这些洗钱行为冲击了波罗的海国家的金融体系。爱沙尼亚置身于如此大规模的金融事件实属罕见，因为此前该国金融业以鲜少卷入负面金融活动而享有国际声誉。爱沙尼亚国内主要的商业银行都来自北欧国家。众所周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属于世界上腐败水平最低的国家。然而，正如《经济学人》所言，这一涉及多方的大规模洗钱丑闻致使北欧银行形象受损。¹

2018 年丹麦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的丑闻已严重损害了爱沙尼亚的声誉，而 2019 年更是雪上加霜。²2019 年 3 月，有媒体报道称，瑞典银行（Swedbank）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通过其爱沙尼亚分行，每年为高风险商业用户（主要是俄罗斯人）处理高达 200 亿欧元的交易。³瑞典银行连续多年保持了爱沙尼亚最大银行机构的地位。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瑞典银

¹ 2019 年 10 月 17 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大规模洗钱丑闻致使北欧银行形象受损》，原文见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10/17/a-massive-money-laundering-scandal-stains-the-image-of-nordic-banks>]。

² 2019 年 2 月 20 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文章《洗钱丑闻后，爱沙尼亚勒令丹斯克银行撤出爱沙尼亚》，作者马丁·塞尔索·索伦森（Martin Selsoe Sorensen），原文见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0/business/danske-bank-estonia-money-laundering.html>]。

³ 2019 年 4 月 17 日，路透社（*Reuters*）发表文章《投资人布劳德（Browder）在拉脱维亚向瑞典银行提交洗钱投诉》，作者盖特斯·盖兹（Gederts Gelzi）、埃沙·维希（Esha Vaish），原文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rope-moneylaundering-swedbank-browd/investor-browder-files-swedbank-money-laundering-complaint-in-latvia-idUSKCN1RTOPM>]。

行占爱沙尼亚本国市场份额的 40%。⁴因此，该银行必须迅速做出回应。同年 6 月，瑞典银行对洗钱事件进行了内部调查，并解雇了其爱沙尼亚分行的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⁵11 月，爱沙尼亚财政部长马丁·赫尔梅（Martin Helme，保守人民党，EKRE）表示，俄罗斯特种部队利用瑞典银行扰乱其他国家的稳定。他还表示：令我们不满的是，瑞典银行没有向爱沙尼亚金融监管局（Estoni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uthority）坦白一切。他们一直在隐瞒信息或提供误导性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何种原因。事实上，瑞典银行以前就对爱沙尼亚金融监管局不够坦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认为爱沙尼亚是主要的受害者。因此，若这一事件将以缴纳罚款告终，那么，其中大部分应交给爱沙尼亚。”⁶

令众人感到惊讶的是，该银行业危机并未对爱沙尼亚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爱沙尼亚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瑞典银行（和北欧其他主要银行）的复苏能力较强。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爱沙尼亚政府需要与欧盟委员会合作解决这一问题。总理于里·拉塔斯（Jüri Ratas）在全面了解事件始末后宣布，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在 2020 年额外向警察和边境管理局（Police and Border Guard Board）拨款 160 万欧元、向检察院拨款 30 万欧元，以提高其反洗钱能力。⁷这一决定恰逢其时。因为据报道，欧洲理事会评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措施专家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Evalua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Measures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将重新对爱沙尼亚进行评估。相关人员将评估爱沙尼亚的法规执行能力及其机构打击洗钱的实际能力。⁸

⁴ 爱沙尼亚银行业协会（*Eesti Pangaliit*）发表文章《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爱沙尼亚银行市场份额分布数据》，原文见[<https://www.pangaliit.ee/banking-information/market-shares-of-estonian-banks>]。

⁵ 2019 年 6 月 17 日，《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发表文章《瑞典银行因洗钱指控罢免爱沙尼亚分行执行官》，作者理查德·米尔恩（Richard Milne），原文见[<https://www.ft.com/content/f02c75a6-9136-11e9-aeal-2b1d33ac3271>]。

⁶ 2019 年 11 月 14 日，《波罗的海时报》（*The Baltic Times*）发表文章《爱沙尼亚部长：俄罗斯特种部队利用瑞典银行扰乱其他国家》，见马丁·赫尔梅的发言，原文见[https://www.baltictimes.com/russian_special_services_used_swedbank_to_influence_other_countries_-_estonian_minister/#]。

⁷ 2019 年 10 月 4 日，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ERR）发表文章《加强反洗钱斗争》，见于里·拉塔斯的发言，原文见[<https://news.err.ee/988636/fight-against-money-laundering-to-intensify>]。

⁸ 《加强反洗钱斗争》。

二、油页岩产业

在战略能源资源方面，爱沙尼亚的油页岩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与油页岩相关的产业约占爱沙尼亚 GDP 的 4%。⁹油页岩产业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帮助爱沙尼亚捍卫了本国的经济主权，避免其成为另一个“白俄罗斯”（几乎完全依赖俄罗斯能源）。如今，在气候变化问题被提上讨论日程的同时，爱沙尼亚发现其油页岩产业存在环保方面的问题，但目前情况尚不严重。据报道，如果爱沙尼亚放弃油页岩产业，每年将损失约 10 亿欧元，减少 1.3 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会造成电价上涨。¹⁰但若停止油页岩开采，爱沙尼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减少约 90%。¹¹

由此看来，目前的处境可谓进退两难。现任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爱沙尼亚委员卡德莉·西姆森（Kadri Simson）对此很难提供协助。毕竟该委员负责在欧盟内推动实现“2050 年气候中和目标”，而爱沙尼亚是欧盟正式成员国。目前，爱沙尼亚能源公司（Eesti Energia）正在收集各类数据，以评估相关工作。其首席执行官汉多·萨特（Hando Sutter）对实现 2050 年目标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即使油页岩产量在未来继续增长，但若处理得当，不会产生较大问题。为了实现气候中和目标，我们需要从环境保护、环境负担能力和安全的角度分析每项投资，并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专长，因为这将为爱沙尼亚创造更多的价值……多年来，能源业一直是爱沙尼亚经济的支柱……油页岩产业并不是国家实现气候目标的阻碍。在过去一年中，油页岩直接发电量已减少了 50%，而且由于老旧生产设施关闭和二氧化碳价格上涨，直接发电量将进一步减少。¹²

西姆森委员就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无论欧盟设定的 2050 年目标是什么，爱沙尼亚都并非必须在 2020 年就达到这个目标。谈及问题的实质时，西姆森指出，爱沙尼亚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可再生能源的

⁹ 2015 年 10 月，爱沙尼亚国际国防与安全中心（ICDS）发表文章《爱沙尼亚油页岩利用趋势》，作者乔丹·基恩斯（Jordan Kearns）、埃米特·图希（Emmet Touhy），原文见[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5/Jordan_Kearns_-_Trends_in_Estonian_Oil_Shale_Utilization_Oct_2015.pdf]。

¹⁰ 2019 年 11 月 15 日，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发表文章《放弃油页岩资源将使爱沙尼亚每年损失 10 亿欧元》，原文见[<https://news.err.ee/874659/giving-up-oil-shale-would-cost-estonia-1-billion-per-year>]。

¹¹ 《放弃油页岩资源将使爱沙尼亚每年损失 10 亿欧元》。

¹² 2019 年 12 月 3 日，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发表文章《爱沙尼亚能源公司称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减少了一半，油页岩不会被废弃》，见汉多·萨特的发言，原文见[<https://news.err.ee/1009999/eesti-energia-says-it-has-halved-co2-emissions-on-year-oil-shale-not-dead>]。

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平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煤只能在固体形式下发电，但油页岩发电的生态意义则远不止于转化成页岩油。因此，我们可以在转型时期更加节约地使用我们的战略资源。¹³

与油页岩有关的讨论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爱沙尼亚最大的油页岩产能分布在东维鲁州（Ida-Virumaa）。该州的主要居民属于俄语群体。总理所在的中间党（Centre Party）在东维鲁州历来享有较高的支持率，主要原因在于该党对爱沙尼亚社会中俄语群体的关注。放弃油页岩产业，意味着许多人将面临失业。这一负面影响将损害东维鲁州的经济稳定。因此，于里·拉塔斯认为，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和欧盟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将是 2020 年最重要的议题。¹⁴在接受国家主流俄语公共频道 ETV+ 采访时，总理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几十年来，油页岩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为我们的经济奠定了基础。目前，我们有 60% 以上的电力来自油页岩。问题在于未来油页岩将如何发展，因为发电量将越来越少……气候政策涉及三个领域：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但是，在这样一个宏伟的气候目标背后，部分国家需要投资。比如爱沙尼亚的油页岩和波兰的煤炭。”¹⁵

毫无疑问，洗钱丑闻和与油页岩相关的问题将在 2019 年画上短暂的句号。2020 年，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将继续，并且还会出现其他新话题。新的欧盟委员会将在 2020 年阐述其在许多问题上的战略立场，所以爱沙尼亚将更容易从经济角度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作者：Vlad Vernygora，E-MAP 基金会，翻译：陈悦，校对：马骏驰，审核：刘绯）

¹³ 2019 年 10 月 4 日，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发表文章《西姆森：新的油页岩工厂不会给爱沙尼亚带来困扰》，见卡德莉·西姆森的发言，原文见 [https://news.err.ee/988661/simson-new-oil-shale-plants-will-not-be-a-problem-for-estonia]。

¹⁴ 2019 年 12 月 28 日，爱沙尼亚国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发表文章《于里·拉塔斯年终访谈：我不想成为总统》，原文见 [https://news.err.ee/1018408/juri-ratas-year-end-interview-i-don-t-want-to-be-president]。

¹⁵ 于里·拉塔斯《于里·拉塔斯年终访谈：我不想成为总统》中的发言。